

當我們揭開無知之幕

李浚瑋/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112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中提到「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概念，當我們回到「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要如何訂定一份公平且正義的社會契約，以約束走出此幕後的社會。正義論是讓我在這門課中思索許久的一個架構，在課堂中，通過教授的引導，我們討論的議題始終不會離開「公平」和「正義」的範疇。在電影《讓子彈飛》中，張麻子到鵝城上任後，曾說：「我來鵝城只辦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公平！」，此言正一語道破一個社會「公平」的重要性，但在這個名為公平的天秤後，所代表的，究竟是怎麼樣的公平？對誰而言的公平？而我們認為的正義，是誰的正義？對哪些人而言的正義？

這些看似很抽象又無理的提問，卻是貫串整個多元文化的核心。

當我在規畫著暑假的日程，這門課在夏季學院中便映入了我的眼簾：「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我旋即點開王冠生教授的介紹影片，很快的我便將此門課納入了我暑假的排程之中。在每日往學校通勤的路上，我常一邊看著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教授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並在思索前一天的問題之中開始每天的課程和邏輯激盪。

在每一堂課中，教授引導每名同學和每個小組展開討論從經典的電車難題到同性婚姻等…，各個問題皆是衝擊著不同族群的價值觀，但我想這種開放式討論最重要的非在於完全捍衛自己的觀點並且擊潰對手，而是學著回應對方，保護被挑戰的論點並給予回覆，通過理性的對答，互相的牽扯，當所有人進入這種高張力的邏輯對抗下，也是開始在驗證自己的觀點是否

如自己所想般的堅若磐石?亦或是當情景有變，如電車軌下的人越來越多，性交易延伸出過多社會問題；你，是否能夠繼續堅持自己的理念並提出有力的觀點捍衛?

在政府是否有權監管災區物價的命題中，我以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做為出發，提倡「公民義務」，反對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認為的一切都交由市場機制解決。

在現代社會中，我認為個人和群體的聯繫密不可分，我試著以無知之幕的概念提問：「當你無法知道災害狀況，手邊有多少物資，你會怎麼做?是隨人所欲還是希望政府做介入?」，正如存在主義學家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言：「他人即地獄」。此言並非否定他人的存在價值，更大的意義在帶出「主體的自由必然帶出他人的自由」，他人的自由乃是你自由的基礎，因此重視他人的自由，才能達到公平和正義，並同時換取自己的自由。

教授在課堂上曾經舉過一個案例，「迪士尼和機場是否應該販售快速通關」。同學們的答案多事機場不應該販售，而迪士尼可以，理由為一個可能具緊急、急用性質，一個僅是娛樂。

但教授接下來的回答卻讓我得到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反對迪士尼販售快速通關。教授認為，前往迪士尼的人們都是為了「娛樂」而來，每個設施皆需要排非常長的時間，那等於消耗了這些人娛樂的時間資本，且很有可能花了錢享受不到任何遊樂設施，快速通關等於是用資本剝奪人們的娛樂和時間，反之機場的人們雖要出國的理由不一，但都可以確定一件事：過海關就需要排隊，且大家最後都能夠「搭到飛機」此時對於所有人而言是相對公平的，所以花錢減少時間成本雖多少有不公的問題，但剝奪的並非是人們的娛樂而僅僅是資本。當然，很快地便有同學提出反駁的意見，大家重新開始各自的論點攻防，徜徉在這種理性的海洋之中，快樂莫過於此。

「敬人者，人恆敬之。」在此學術的殿堂中體現無疑，同拉斐爾(Raffaello Santi)的畫作《雅典學院》(Scuola di Atene)般，教室就是理性的聖殿，所有人就算皆來自不同的領域，有著不同的背景、過去，但同樣有著對知識的渴望和熾熱，依然齊聚一堂為社會的未來思考，這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所應該具備的理性和態度。我們通過對話交織未來，以自身的經歷和背景闡述故事，雖然不如《雅典學院》中的人們家喻戶曉，但我們憑手中的證據和腦中的邏輯贏得對方的理解和尊重，正義和公平並非是單純的二元論思考，正如法律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乃是「秩序」，思考正義以及公平是對於一個社會的重新審視以及反思，重新追尋社會制度創建之初所要帶給人們的意義究竟為何，哲學問題沒有單純的正反答案，但我們不能夠放棄對話的可能，因為只有對話，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

最後，我想反問所有人包含自己：當我們揭開無知之幕，你，期待看到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Summer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